

善舞
长袖
连谏

◎著

优雅杀戮

格/子/间/里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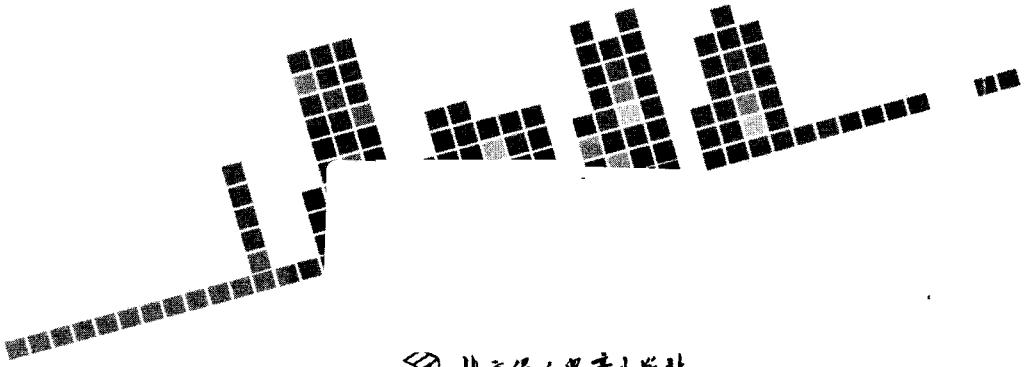
职场，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，胜者光芒万丈，败者万劫不复

爱情

心计

阴谋
升职

败者
万劫不复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袖善舞 / 连谏著. —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10.4

ISBN 978-7-5385-4482-4

I. ①长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中篇小说－作品集－中国－
当代

②短篇小说－作品集－中国－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7420号

长袖善舞

作 者：连 谏

责任编辑：左振鑫

特约监制：吉 吉 陈禹舟

特约策划：胡 波 庞 超

封面设计：图河窦氏

出版发行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社 址：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（130021）

印 刷：三河华业印装厂

开 本：830×1200mm 1/16

印 张：17.75

字 数：220千字

版 次：2010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85-4482-4

定 价：26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1 / 昼中夜 | |
| 54 / 长袖善舞 | |
| 61 / 瓦蓝瓦蓝的天 | |
| 69 / 宽恕 | |
| 76 / 多情总被无情伤 | |
| 84 / 无处花香不满径 | |
| 92 / 与爱相邻 | |
| — 99 / 鞠答 | |
| 105 / 让她陪你上天堂，我陪你下地狱 | |
| 112 / 黄雀爱上蝉 | |
| 117 / 流言 | |
| 122 / 林向晚的幸福谎言 | |
| 130 / 爱情味觉 | |
| 136 / 记忆的咖啡 | |
| 142 / 坐看云起 | |
| 148 / 将计就计 | |
| 153 / 阮小白，对不起 | |

目 录

CONTENTS

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内伤/161 |
| 意外结局/167 |
| 路过/174 |
| 爱情的烟灰/180 |
| 你笑什么笑? /186 |
| 奇迹/194 |
| 猜猜谁爱你? /201 |
| 隐疼/206 |
| 遍地黄花/213 |
| 无关爱情/220 |
| 野百合有没有春天? /225 |
| 亲爱的锦好, 你永远不会知道/232 |
| 爱情是道点错的菜/239 |
| 欠我一个幸福结局/247 |
| 拐角之处没有幸福/253 |
| 给你一个想要的结局/259 |

昼中夜之糖之惑

和你们一样，我只是个平常女子，想要的，不过是一些温暖，一些爱意，它们都是充满诱惑的糖，用来哄自己不要在孤单的夜里哭泣。可是，生活总是这样，我同你们一样，总是鉴别不出哪些糖是有营养的，哪些糖是掺了砒霜的。因为爱情是一场终要发作的病，它的症状是：让人满怀幸福地失常……

1

与人初会面时，她总能引起一阵笑，会心的或是不由自主的暴笑。这些笑，不是因她长相乖戾或举止可笑。而是因了她的名字：钱多多！

为此，早年间，她曾对父母怨气重重，生怕别人不知他们想钱想疯掉了。再久了，也就释然了，人来来往往地奔成功，成功拿什么衡量？还不是钱多钱少。

所谓淡泊名利，也得有名利可淡泊，没名没利，拿什么淡泊？酸葡萄式的矫情罢了。有人再三约钱多多饭局，并声称有事央她，闻她应得犹豫，他笑：和你想象的不一样。

果然。

他道，只要她应了，半年后会有更好的薪水和职位，割让半壁江山亦有可能。

餐厅灯光暖得暧昧，她眯了眼看他，矜持不语，酒很美，宛如他言中未来，她却，不敢多饮，唯恐酒多失智。她望着他，专心对付色彩绚丽的果盘，他的唇，寂寞地一张一合，他后来说了些什么？没入耳，只在拼命想，在众生芸芸里偏偏挑中自己，难道认准她是利诱当前，难以自持之人？

这么一想，脸上就有了被辱没的愠色，点点滴滴皆入他眼，他在米黄色的桌布上摊了摊手，坦然说：钱小姐，我看好的是你的冷静与处事机警，是成就大事者才具备的品质。

人人都有一颗嗜蜜的心，诸多攻心术里，苦口良药总敌不过蜜语。她钱多多怎能免俗？

她用装饰性很强的笑意，睥睨了这少年华发的男子：容我考虑几天。

2

人生的前半页就是用来冒险的，后半页才是用来享受冒险的果实的，当然，也可能是苦恼。她决定，应了他的谋划。

她递交辞呈，批得不顺，当日下午，李长远进来，把辞职报告摆到桌上，敛着怒气说：钱小姐，你的辞职理由不充分。

她正收拾抽屉，眼亦不抬地说：那么，我做腻了这份工了，这下充分了吗？李总——她故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，仿佛无尽的轻蔑。

她没有压制声线，吸引了些目光，从隔断上方，层层地围了上来。被下属这样不敬，大约是第一次吧，李长远的脸上，怒气外泛，依然竭力克制：钱小姐，你突然辞职会让我很被动，做人不可以这样的。

李总，我很喜欢您崇尚的那句话，对人生负责，抓住每一个机会，如果您给我薪水翻倍，那么，我收回辞呈。

周遭一片安静，钱多多似乎听到了潮水般荡漾的感叹，响在同僚们胸中，她永远不会像他们中的某些人一样，用抱怨在嘴上作着无效挣扎，却脚下生根。

李长远定定地看她片刻，目光似是缓软，她目光铿锵地迎上去，毫无退意，他只好转身，甩给她一个愤怒的背影。

钱多多披着满背的惊叹与羡慕，从容地离开了公司。

钱多多到视线传媒报到，她的求职E-mail一周前就得到了回复，而她本人，昨晚刚刚知晓。说真的，她有些恼怒，不知情地被利用了一下，有被轻薄了的感觉。

她安慰自己，只是向生活妥协而已，无关个人品格。

世界是如此的拥挤与功利，有些时候，你总要无可逃避地扮演一颗悲壮的枪子。

3

视线传媒家大业大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，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同僚间矜持有余，热情不足，甚至连钱多多自我介绍时都没有引起一丝会意的轻笑，这让她有些失落，感觉自己像滴水落海，刹那间，便被淹没无踪。

钱多多供职于影像传媒部，业从副职，上面是丁毅，一个思维敏捷做事干练的年轻男子，来去如风，少有安闲。见了她，很是客气地交代了一下工作范畴，就把她扔在一张写字桌前，忙去了。她打开电脑，看着偌多的文件夹，一愣一愣的，不知该从哪儿下手。

犹疑彷徨中，就到了午餐时间，竟什么都没做，像被主人冷落在繁华客厅角落的穷亲戚，心下备觉凄惶。一窈窕的女子走过来，笑容款款说：钱小姐好，我是苏格。

她恍惚想起，整个上午，这位苏格小姐曾三番五次地用暖暖的目光扫过来，带了揣度和示好。

钱多多决定调动交际能量，快速拉近和苏格的距离，而且，她符合钱多多对女人的审美标准，烟青色的小衫胸前缀着层层叠叠的荷叶碎边，质地良好的黑色西裤笼罩着修长的腿，使她看上去绰约而挺拔，更主要的是，她眼神单纯，笑容温婉得让人心软。

她们说说笑笑地往餐厅走，苏格一一介绍菜品的布局、汤去哪边取、西式与中式菜品各在哪端，而后，取了菜，对面坐了，钱多多问苏格负责什么业务，苏格就笑：打杂的。

钱多多乐：打杂也能打到如此优雅？

苏格又笑：我是丁先生的助理，说好听点是助理，其实就是打杂而已。说着，眼神睥睨婉转地看着她，带些调侃意味道：丁先生蛮器重你的。

钱多多愣住，仿佛不解：我和丁先生说过的话，不超过20句。

看你求职简历时丁先生就说过了。苏格抿了一口汤，很真诚地看她的反应，钱多多的脸，突兀一红，事后，她看过那份夸张得有些过分的求职简历，也抗议过它太言过其实，只是已挽回无地。他便宽慰她：反正，你不是长期滞留在视线。他待钱多多很好，百般器重，除了自身要职，什么都肯给，只要她张口，她却不想，人，总要懂得控制欲望，任它泛滥，便会矮了尊严。许多时候，她真想告诉他，有些好，抵达目的地后，就成了负担，换不回感念。

无能为力后，她只能释然。

饭桌果然是培养感情的富饶土壤，一顿饭后，钱多多与苏格，就仿佛知己。不明就里的事务，也就好张口询问了，很快，钱多多就胸有成竹地表现了自己的

干练。

要下班时，丁毅才风风火火地回公司，招呼大家晚上K歌，话音一落，欢呼遍地。

一进歌厅，人人活跃异常，仿佛一群笼囚许久的多动兽，终于得以释放，欢快得手脚张扬。丁毅坐到钱多多身边说：这场聚会，是为你安排的，你可借此与大家快速熟悉。

不由得，对他生出了一份感激，钱多多是个泾渭分明的人，喜欢场面上做事干练，私底下却善恤人意的男子。

他们在包厢一隅，低声说着话，有人喊：谁点了《离歌》？

丁毅应声抢了话筒，唱得悠长而凄凉。钱多多便断定，丁毅历尽了情场沧桑。对他生出了无穷的好奇，像啄木鸟，对一截树干产生了兴趣，她望过去的眼神里，就有了心驰神往。

那晚的歌，钱多多总忘词，丁毅及时救场，救着救着，别人就开始喊：合唱合唱……

丁毅大方款款地立到她身边，时不时地，与她深情对唱，结果是，她几乎忘记了所有歌词，只能傻乎乎地看着他唱，钱多多觉得脸上热热的，仿佛被热腾腾的蒸汽笼罩着，给烫伤了。

歌唱或是嬉笑间，丁毅的眼神，总在眼前晃啊晃的，带着无穷上升的温度，莫名地，钱多多就有些忧伤。

他们说，心有情愫的女子，是容易感伤的。

后来，她就不肯点歌了，低着头，摆弄MP4，幽静在角落里，与现场的气氛，多少有点格格不入。

唱歌挺好，可她有点怕，音乐是能牵情的，怕是唱多了，神态有失，露了心，在一群聪明却又嘴下不留德的同僚面前，那该多尴尬。

凌晨时，大家在暮色苍茫的街上作鸟兽散，钱多多望着丁毅，希望他开口说送她回家，却被苏格抢了先，她的车斜刺里冲出，滑到脚边，歪着头，笑意真诚：钱小姐，我们顺路。她看了一眼丁毅，他正从车窗探出头向这边摆手，钱多多知道不能再推托，脸上端了笑，心下却是快快的，上了苏格的车，一路上，苏格不时拿眼瞥过来，她忍了满心的失意重重，做轻松状：干吗这样看我？

没男友？

钱多多用鼻子笑了一下，算是回答，望着窗外，回味丁毅唱歌的样子，像一只沧桑的手，在抚摸布满了伤口的心灵。这么想着，她的情绪越发低落，为那些隔岸的伤口，是不是一些刻骨铭心的爱情？又是和谁呢？

她默默地想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可笑，不过相处一日而已，一见钟情的小把

戏，早就不属于她的年龄了。

我猜就是。半晌，苏格叹息说：我很羡慕你。

没男友也值得羡慕？我倒想有人用钻戒将我套了去，可惜，一直未遇。钱多多突然记起，那个人曾在一次酒会上坐到身边，沉默良久，突然说：爱情就像一株昙花，总在你沉睡的午夜绽放，等你醒来，它已过了花期，唯剩嗟叹与伤感。

他暗示过多次了，压根不去想钱多多从未期待过他的花期，深情这东西，得有人才领才有价值，不被接受的深情，是骚扰。

她望着苏格：看上去，我不解风情吗？

所有不解风情都是心的无动于衷。说完，苏格很认真地看着她：其实，女人在婚前对男人的鉴赏往往是错误的，大多不是因为多爱他而嫁，而是，觉得他符合自己对男人的虚荣要求，就欢天喜地地嫁了，结果却被婚姻告知，当初对男人的鉴赏标准是错误的。

你当初的鉴赏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钱多多笑嘻嘻地看着苏格。

问到隐私了吧？苏格打了一下方向，钱多多的家，就到了，仍锲而不舍：怎样的男人符合你的鉴赏？

温暖。说着，苏格摆了摆手。

失意的婚姻会让女人越来越透彻，像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，在冷冷的失意里，一刀刀剖析着感情肌理。苏格冷静而透彻，所以，钱多多断定她离幸福很远。

四

丁毅十指光洁，没有戒痕，从未见他有任何恋爱迹象，影像部美女云集，其他部门的男子，常搭了种种羸弱借口与前来试镜的美女们搭讪，近水楼台的丁毅却不，面对笑魔如花的美女，全然是木匠打量一块木头的眼神，没有丝毫的轻薄与垂涎。

一次午餐时，钱多多取笑他看美女时的木头眼神，他正色说：我不想受人要挟把柄，也不想在良心上扎钉。

钱多多的心，就跌了一交，匍匐在地，保持了温暖仰望的姿势。

夜里，臆想与他的种种可能，也会想到自己的肩负，冷的汗，就湿了背，若是事发，不知他怎样鄙薄自己呢。

在视线传媒，钱多多混得顺风顺水，要不是偶尔会接到一个约吃晚饭的电话，都要情不自禁地融入视线传媒了。

有时，吃着吃着饭，钱多多的心就飞了，要他嘿几声才能回过神。看着他愣愣道：对不起，方才你说什么来着？

他奈着性子，又重复一遍，过一会，又问一遍，以表示对钱多多先前回答不满意，她有些烦，想到丁毅后就更烦，恨不能张口就说，这件事，你还是另托别人吧。

但他目光殷切，态度诚恳到令人不忍。

那次饭后，街上微雨，等红灯时，他的手突然握过来，钱多多触电似的抽掉说：停车。

他犹疑，目光痛苦，可是，钱多多不爱他，即使他剖心挖胆也不能把她心底的坚硬化柔软，一厢情愿的痴情不过自私地讨要而已，凭什么一定要感动？

在他哀哀的目光里，她兀自打开车门，一头扎进细雨里，他欲下车追，绿灯亮了，身后的车响成一片，钱多多在街边给他发短信说对不起。

其实，他太不懂女人，更不懂在女人心里，仰头是爱情低下头来的是同情，他所有的错，不过是在她面前用错了姿势。他完全可以骄傲些，而且，又不是没资本。

钱多多喜欢微雨初落的鱼山路，石板路面泛着青幽幽的光，像撒了一地碎银子。这样的时候，最好有男子傍肩，于是，又想到了丁毅，走走停停里，就电了他。

他高兴而意外，问她在哪，为何事电他。

钱多多突然窘迫，总不能说见着了一处好的恋爱景致，正好缺一男主角，于是想到了他。好在，他很快就意识到了口误，飞快驾了车来会合。

她坐到副驾驶位置，他问：下一步，去哪？

她感觉到了暧昧，他的这句话里，像春天的遍地连翘，暖而绚目，笑着说：随你。

她远离爱情足有两年了，夜晚荒凉，冰冷的手脚那么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他又瘦又长的手，轻轻合在方向盘上，她想象被这双手拥抱的感觉，脸就热了，女人往往都是这样的，只要喜欢了，他的什么都是好的，连香港脚都值得赞美。

车子停在一家酒吧门前，是的，他懂女人，所以带她来酒吧。她有些淡淡的感伤，几千年来，酒一直在为不愿承担后果的男欢女爱当替罪羊。

那晚的钱多多善解人意，迎合着他的期望，喝高了，他把醉眼迷离的她塞进车里，又多此一举问：钱小姐家住哪？

她闭上眼，没答，开始恨他，恨铁不成钢地恨他，满心温柔。

5

早晨，他倚在床头看早报，见钱多多醒来，就笑吟吟地看她不语，似乎在等她惊诧万分地追问自己为何睡在这里。而他，已将完美答案筹备好了。

她决定不遂他愿，坐起来，分享他的早报，他故意用头发蹭她的脸，钱多多笑着躲开，缩进被子里，他伸手来掏：嗨，小可爱，不许赖床。

丁毅做的煎蛋既漂亮又好吃，他用牛奶煮的麦片粥也是一绝，她从奶杯上沿看着他想，苏格说的温暖男人，大约就是他这样吧？适合用来做丈夫。

丁毅把手在她眼前晃了晃：嗨，想什么？

她笑了一下，仿佛心思已被洞穿，红着脸看他，此时，她想他用一句话或是一个称呼，将昨夜定性。

她想告诉他排斥一夜情，她想说昨夜是因为她爱他，想让他知道更多更多，却，都是不能，她想做爱情的骄傲公主，在高高的城堡上，看她的英雄为献上他的真情披荆斩棘而来。

可是，她的英雄，他礼貌而沉默，不肯成全她的心愿，她只能，默默地看着他，笑，或是同样沉默。钱多多痛恨那些远离爱情的身体会合。是他们，让她昨夜失语。

6

丁毅载钱多多去公司，一路晨曦里，她想，在哪里下车？

她看他，他看前方。

她知道，他亦明白，她离公司越远下车，他们离爱情的诚意就越远，所以，她矜持，他沉默。

最终，在离写字楼几百米处，她轻声说：停一下好吗？

车速渐渐缓慢，她的心渐渐下沉，面上却带着笑：突然想起了公司章程。视线传媒不允许公司内部有夫妻或情侣搭档，可，现在，它只是使他们不必尴尬的台阶。

因为那一夜，他们便有了默契，有些事，只一个眼神就明了。有时，这些眼神，会被苏格捉在眼里，她含了隐秘地笑，看她，看丁毅，而后，继续做事。除了这些眼神，他们掩饰得天衣无缝，他称她钱小姐，她尊他丁先生。

有时，回家后，她会故意逗他，拖了长长的尾音乜斜着他：丁——先生——

他就捉她进怀，狠狠地吻，吻着吻着就一本正经：钱小姐要乖，丁先生很欣赏你。

她眨着眼看他，他不知，她的心上，有细碎的疼，在轻轻涌动，她想听的，不是这个。他知，却不说。

她只能，继续善解人意地默契。他们一起吃饭，饭后归家，洗澡，上床，倚在床头百无聊赖地换电视频道，你来我往地说话，宛如过去未来都是这个样子，不需赘言。

一个周末，他们正在避风塘吃饭，剥虾时，突觉异样，抬头，见苏格正愣愣地看着他们，眼睛瞪那么大，亮灼灼的眼球似乎要掉出来，丁毅也微微一怔，很快，就恢复自然，大方地请她过来坐，苏格慌忙推辞说先生在单间里等着呢。

说完，就冲钱多多摆了摆手，匆匆转身往包间走，脚下一崴，雍容的貂皮披肩滑到了地上，她弯腰捂着脚踝。钱多多起身去扶时，她已起身，疼得咬牙切齿，咝咝地吸着气，一歪一斜地拖着披肩回包间去了。

她坐回桌边，看着丁毅，心中涌上一阵暗喜，苏格不会知道，钱多多是多么感激她的出现，帮她找到了一个堂皇的借口，去和丁毅商讨，怎样对苏格解释自己为什么和他一起吃饭，以及在此生活中的身份。

明天，怎么和苏格解释？

这个问题好像让丁毅很莫名其妙，看着她，很认真地问：解释什么呀？

一下子，她就无语了，是呀，难道所有同桌吃饭的男女都要解释清彼此关系？

丁毅看到了她眼眸中快速滑过的失落，体恤地握了她的手说：你怎么解释我都欢喜。

她笑了一下，突觉心下苍凉，她当然不会主动向别人解释，和丁毅不仅是上司下属还是同床好友。对外宣布恋爱关系，迫不及待的那个应当是男人才好，女人喜欢借此满足虚荣嘛。

钱多多明白，这一次试探，是撞在了柔软的橡皮墙上，没有一点声息地，就将自己弹回了原地。

7

钱多多原以为，次日，苏格定会追问昨晚她怎会与丁毅一起吃饭，便早早编了个貌似合理的答案，单等苏格一开口，就密不透风地塞过去。

苏格却无，她闲适寡淡的样子倒让她疑惑昨晚是否在餐厅遭遇过。

她有点失落，不是所有绯闻都是令人不齿的，偶尔的，它会成全些什么，譬如将隐蔽在生活背面的真相逼出来。

中午，钱多多终于捺不住，午餐时坐在苏格对面，拿眼直直看了她说：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？

苏格说：问什么？

昨晚哦。她都觉得自己有些无耻地循循诱导了。

如果你不主动和我讲，那就是隐私哦，我可不是窥私癖。

钱多多愣愣看着她，觉得自己可笑得悲凉。昨晚，她想借着苏格的目睹逼丁毅界定他们的关系碰了橡皮墙，现在，想借苏格散播点什么，苏格却要装聋作哑。

她讪讪吃完饭，在电脑前发了半天呆，后来，接了个电话，那个人约她晚上一起吃饭，自上次她雨中强行下车，他又约过她几次，她找借口推辞了。

钱多多到视线传媒已三个月，冬季已显示出强弩之末的疲态。赴约路上，她想，若丁毅求爱了，那么，什么职位什么翻倍的薪水都不值得眷恋，能用金钱衡量的东西都没价值的。

还有仨月，对于一句话而言，它足够宽绰，对于人生选择，再长的时间都会显得局促。

他面目和蔼，言语中肯，可是钱多多很烦，克制着不将覆水难收的话讲出口。

他一次次提起那些数据与资料，她推托说，视线的高级商业机密暂时还没机会接触，其实，都锁在她抽屉里。

她在等丁毅给个弃暗投明的机会。

他想知的，她不肯说，他肯说的，她无兴趣，渐渐，就两厢无话了，当他一番踟躇后又描述憧憬的未来时，钱多多终于忍无可忍，脱口说：李总，对不起……

是的，他就是李长远，钱多多在宏大的上司，一个心思深远，做事老辣的年青男子，像匹极有耐力与智慧的狼，对每一次出击都充满了自信。是他，在看到视线传媒的招聘广告后亲自替她发了求职E-mail，让她潜入视线传媒内部，学习他们卓越的运作模式，尽量多地窃得商业信息。于是，他和她相互配合，上演了那场辞职秀。

他爱怜地看着她，笑吟吟说：我相信你的能力。

8

去留彷徨里，钱多多愈来愈忧伤，甚至去酒吧买醉，醉了电丁毅，他总及时赶到，把她塞进车里，回家后好声好气地哄她喝柠檬水。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进杯里，他看看她，又看水杯，不说话。

绝望一步步逼她，直到某天，她去丁毅的写字间，他不在，苏格也不在，望着开着的电脑，心，扑扑狂跳了几下，就坐在了电脑前，飞快地打开了MSN历史记录，或许，这里有她未知的隐秘。

对自己心仪的男子，女人总是怀了无穷尽的好奇，恨不能化成一只无影无形的虫潜伏在他身体里，阅览他每一分每一秒的真实心思。飞快移动鼠标时，钱多多在心里叹息了一声，想，再清高的女人遇上爱情也是白搭，全是泥菩萨掉进了水里。

之后，她看到了那段对话，丁毅和苏格的对话。

关于避风塘遭遇苏格的事，丁毅与苏格讲：你不要在她面前表示出对这事的好奇。

苏格：为什么？

丁毅：呵，我觉得她想借用这件事界定我与她的关系，你知道，我是不想结婚的。

苏格：明白。我和她，明明很好，却因着你，就成了敌人。

丁毅：你把她当敌人了，她还当你是朋友。

苏格：那是她不知内情，男人是破坏女人之间友谊的最锋利武器，放心吧，我不会遂她所愿传播你们的艳事，她我情敌不是？何况，她抢了原本应当是我的职位。

丁毅：她会离开的。

苏格：是总裁从上百应聘者里挑中了她，她做事干练……

丁毅：不指望总裁，但，她会主动离开的，呵呵，相信我，老虎会容许一只幼虎在它的山头茁壮成长吗？

.....

钱多多手脚发冷，默默坐回座位，笑了一会儿，泪就落下来。是的，爱情太容易粉饰险恶，她原假想自己是一执著的倾情者，却被人当成了赤裸于剧场中心的小丑玩弄评判！

心，终被冷回了理智，事已至此，她总要弄点糖哄自己不哭。嗯，升迁的职位和翻倍的薪水都不错。她倒要冷下心智，见识见识完美的驱虎下山手段……

昼中夜之风霜漫天不关情

我是苏格，请不要说我咎由自取，因为，上帝已给了我最重的刑罚：一厢情愿；也请不要为我的倦鸟终归而鼓掌，因为，所有的归来，不过是心已绝望成灰。

我们总要被生活摔疼了才会懂：有些事，一用心，就输了，因为你想赢，就是把自己摆在了下风。

1

格格，你怎么了？五年了，鲁原总这样问苏格，当她不悦时。

苏格捂着脚踝，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滴：崴脚了。

他从不知，女人总是借着一些因由，为繁杂不能言的内幕哭泣。苏格无法停止的眼泪让鲁原张皇失措：格格，我送你去医院。

苏格冷不丁抽出脚，直直看了他，声色厉厉：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
他怔住，不知错在哪里，苏格却突兀地扑到他肩上，几乎失声痛哭：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？他拍着她的背，仿佛受惊的心得到宽慰。他不会知道，那声质问，是苏格给丁毅的。

从一开始，苏格就不是乖孩子，他喜欢这么说，像家长纵溺孩子。

五年前，鲁原穿着淡蓝色的小格子衬衣来见苏格，长手长脚地坐在对面，看了她一个下午，后来，她跑进卫生间，趴在马桶上吐得惊天动地，为了不说话，整个下午她都在吃零食。后来，父亲说早点结婚可以避免伤害。他表示赞同，她斜着眼看他，他不恼。她佩服他忍功强悍，想必，动力来自父亲家大业大的公司，娶了他唯一的女儿，不失为捷径，比起挣命打拼亦未必取胜的未卜前程，一

点冷遇，小Case而已。他扑下身来，用一年时间，把二十三岁的苏格变成了鲁太太。她一直认为，爱自己就是鲁原的事业。

可是，在避风塘的那个夜晚，苏格需要他将她跌落进冷硬中的心，一点点烘暖了，所以，当他就势抱起她往外走，她便柔顺地埋头于他胸前。

她要丁毅看见，这一幕，会不会令他埋下头去，黯然神伤？两年前，她遇上他，他们是那样地相似，像一条豆荚里的两颗豆子，连对彼此的赞美都是那样雷同，她形容他是上帝遗失的礼包，他说她是上帝发给他的奖品，他们在MSN上打情骂俏，把公司的杂物间称做天堂，在那里忘情地拥抱接吻，她说没有你，这日子怎么过？他说没有你，这还叫什么生活？他们自比中国版的卡米拉和查尔斯，除了爱情，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包括婚姻。

那么，现在的钱多多是谁？黛安娜吗？

鲁原边往外走边说：我太太的脚崴了。他是个体面人，有很多体面的朋友，会在各种场所遇上。现时，因抱着苏格而脚步趔趄，形容狼狈。

丁毅早已离开，服务生正在收拾他与钱多多享用过的残杯败盘。苏格微怔，闭了眼，泪水又滚了下来。

2

怕是一问就不能自持，苏格什么都不问。倒是丁毅，在她的沉默里渐渐不安，在阳光阴黯的午后，泊车在她去做午间瑜伽的路上，探出半只脑袋，远远望着她，笑意忐忑。

她放慢脚步，别脸，数着街边的店面，音像店，她买过很多CD，放在他车上；花店，他曾成功偷得一枝玫瑰别在她手包上；还有那家能烤出举世无双吐司的西点店……

她的表情很冷，可，为什么她的心里像有一万只潜伏许久的小畜生们跑出来失声痛哭？不想理他，可，为什么她一走到车边就挪不动脚步？

他唤她的名字，带了低低的央求。

沉默使他们那么像一条豆荚里的两颗豆子，他开车绕城缓行，在城郊的一家汽车电影院停下，白天的汽车电影院空旷而安静，他的手，象征性地搭在方向盘上，看着远方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。

我什么都没想。苏格面无表情。广场中央的喷泉，水刷刷地跳起来，又啪啪跌下来，她看汽车后视镜里的脸，正在里面扭曲，渐渐皱成一团，那么丑，不能给他看见。

他却伸手来抱，她打他，没头没脸地打：我要去你家！